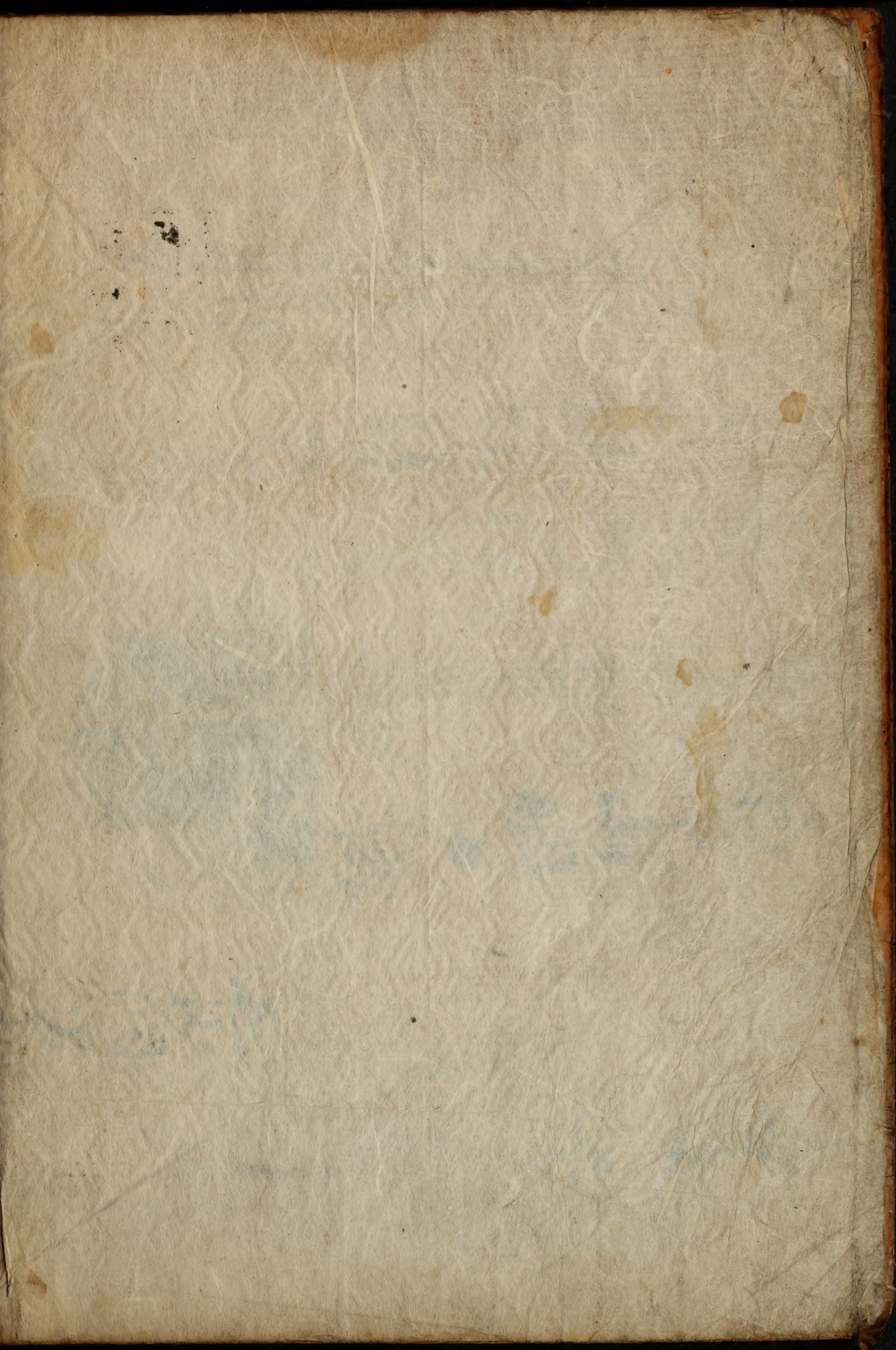
羅豫章
李延平
朱文公

伊洛淵源 第一





伊洛淵源續錄前序





昔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緝而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

有願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録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録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為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

哉翁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
不敢後者姑録其槩而摭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睨有
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成化庚子春正月吉旦黃巖謝鐸謹識于長安西館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緖號
爲世適蓋紆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
與婺爲特盛婺之學實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之黃文
肅公榦榦則親得於文公者也文定一傳而爲王文憲
公柏再傳而爲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爲許白雲謙台
之學實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燁與其
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皆親登文公之門
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爲丞相清獻公範再傳而爲玉峯
車公若水玉峯則又締交於文憲王公而壽雲黃公超
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間者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
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文

子問者亦可知矣今是録於婺止列一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輒列清獻王峯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缺而慎言之耳是録之成蓋久惟藏之巾笥時備參閲以致吾景仰之懿而已實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録之刊若獨有懿於王與化存敬者乃不得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古學今其所守正鵞湖之地是録之出安知其無如昔賢之辭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伊洛淵源續録目録

蔡文節公 子沉附 父西山先生 子九峯先生

黃文肅公 勉齋先生 附徐陳同甫 薛判 龍川先生

李文定公

張寶章

陳北溪

李果齋

黃提刑

廖吏部

葉秘書

石南康

輔慶源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

事實畧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頴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廼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

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既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至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深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而守一道追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卒稔靖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

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晩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敎早卒無嗣見學章文集附錄

議論要語六條

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何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何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

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 見宋史道學傳

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見豫章文集附錄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

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見宋史道學傳）

遺事

政和初龜山先生為蕭山令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及道學傳）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今仲素
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
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
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
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
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猶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
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
新老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
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
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
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

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絶以非愿中有志於
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録一本以備玩味今録
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
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見豫章文集附録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
父生之師敎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
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
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
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
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

之熄焉可也恭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絜擴之以廣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飮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㩀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敎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

豈愛心不若口体哉而思甚矣何不量資質之陋妄意
於此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
於動靜語默之間日孳孳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忽
乎未有所止獨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
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習巧襲摶
焉而不爭守焉而不毅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
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累
哉見宋史道學傳及韓文集附錄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
學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
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

得之道者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盡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者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 如此

見豫章文集惜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恐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又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

自然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晦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爲然如何

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延平問答後錄

曰此亦雖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如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敎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見朱子語類

馮夢得序先生遺槀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黃大任跋其後曰濂洛接洙泗之正

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博士陳協謚議其略曰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謚法以進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為文質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育次抱質不以榮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

可很也奉常謚曰文質於法爲宜淳祐七年五月二十
四日奉旨依 觀見豫章文集附錄

語類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
李先生說從此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
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
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一

名臣錄

刘子翬 病翁先生 徽宗辛丑生

字彦冲忠顯公之次子以
勲補承務郎辟真定府
府忠顯薨執表過礼服
除倅興化軍秩滿以最
聞詔還舊故官先生始以
哀毁致疾自以不堪吏责
遂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观
以啟十有 年四為崇道
观祠官累階右承議郎
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
十二月終
刘贡奇才未冠遊太學群
言出等夷世家屏山下隱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二

延平李先生 元祐癸酉生

行狀 文公先生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宋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宋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禀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

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人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
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
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屛居山田結
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
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
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晩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
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
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迎於武夷濂溪之上徜徉
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來迎蓋將相與講
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
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

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即得祠禄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号病翁独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凡吾之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先生之猶子也幼聞爽嗜學先生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及使務其遠者大者与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与他所游皆海内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

小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叉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来問學者隨其器識告語氏䛐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道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然後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志汝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而

為遺祭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儆護喪事躬視
棺斂禮意咸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
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
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
一人蚤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
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
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
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
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
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
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

沍別毋夫人前備以書告
訣素所往來者召姪珙
付家事指葬处与祭者
論修身求道之要作訓
誡如百言彈琴賦詩澹
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没

李尤溪於易有二翁東
以復名西以蒙名蒙翁記
曰三代而下易李废矣六
国之士爲談說而蒙两漢
之士爲章句而蒙晉魏之
士爲虛無隋唐之士爲辞
藻而蒙皆処偏滯而不反
如波流汶反以自渾如谷
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
其諸然者常存也今吾
与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
兢兢肅肅以养其聖耶
跋浩然子序曰李易者

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婣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

及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
入室者當自戶始今易者
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力
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今
者識之眞積力求將有捷
裂泮渙而然流出於肯綮
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
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及
有以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
紂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
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
自秦漢以來治亂興亡循環
不已也我宋祖宗皆以寬
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
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矣言成
恩啖無為澤薰酣沉浸
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
矣
講經制之道曰因富而節

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
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
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
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
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
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
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
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

人有拂心冈窘而節人
有怨心令主計之官無出
入之制隨田畝足不量民
力焉岳以衛民食於民
官以治民食于民苟出
不臣我居不司事而食
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
缺可減復增或慶私抑
之行众將咨怨殊不思
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
天降而地涌也一取於民
耳比徑制之道有未尽
也

聖傳論曰吾观古聖矣
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
湯之盘銘曰苟日新又
日新日日新夫豈有勝
息悠悠之意哉度乐善如
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穫
利捨過如遺悅德又日新

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士得此於胸中庶幾過亭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

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
實不自免如彼謂聖
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
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
爲初學以眞積力求爲
缺才是自誣也

聞箏詩

月高夜鳴箏 隨風更迢遞
群從綺窓來 華雲暫能佪
餘音若可玩 不見鳴箏人
繁絃互相催 遥知心所依
容悲旧寵弃 含情奋不發
豈念心期丟 寄曲宣餘衷
一彈飛霜寒 每恨昨音稀
再撫流光頹 銀河生浮埃
衆鳥群難諧 汎乃容華衰
凶々孤鳳吟 感耳嗟不偶
道同得片話 栖々墻東客
志盡旁事媒 亦抱凌雲才

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功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緊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莫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

朱子跋曰此詩規模意態
全是李文選樂府不雜
近世雜体故其氣韻高古
而音節和暢時笔之及
語類曰或問屏山先生朱子曰他
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
說許多話耳

當世慨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熹後獲從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名臣錄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元祐[illegible]未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貢
諸太學敌過南京見劉
忠定陽文請授業後
以中書薦詔詣闕未
及召見給札後有謝
病敀紹興十九年二月
卒年五十九
自幼强學日誦千言耳
目所接一過不忘爲文
肆筆而成滂沛閎澗
凌厲頓挫儕輩少能
及之
踰冠入太學蔡京用事
禁元祐書君心獨知
其非是陰訪伊洛
程氏之傳得其書而
藏去深夜同舍生熟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
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
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
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
斯文而先生殁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
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孫方謀窀穸之事
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
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
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
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

寐乃始探篋解褒下
帷然膏脂抄而默誦
之間譙公天授晉從
程子遊燕竄易令
過以事至京師即往
叩之盡得其令之本
末既而遂厭科舉之
業一日弃舉牒揖諸
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請
業劉尤奇其才留語
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
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
言他人所不及聞者
無不傾盡
與胡原仲劉彥沖
兩先生友善日以講
論砌磋為事其於
當世之務若不屑焉

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去爾諸狀

文公與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滕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忘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理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

而論說區処鉅細顯微
皆有条理
乱後故山室廬荒頓乃
即建陽近郊結草堂
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
給淡若無求於世而
一時吳士大夫莫不注
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噐以
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
十年呈坐之句世以為
実錄時国家南渡㦯
十年未有一定之計方
且審度俊傑与益事
功呂公与同列曾公
天游亦列其行以聞
詔諸閫將行屏山先
生作招劍以祝之其
乱日宝劍來奉君王

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敎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祭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

拯四美定八荒時手
時無深藏其所留者
先生如此
秦檜專國柄公知
道不行卽日謝病歸
杜門高臥十餘年
造養益熟故相趙
忠簡出鎭南州道
出里門許嘗入謁
坐語移日彌加敬
重
先生爲本爲己而才
周世用臨事財処不
動拜足平居必敬自
持若不可犯而接
物之際恂恂和悅色
笑可親其臨財廉
一介不妄取方時婦
家富而無子謀盡
以資産歸女氏既

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
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
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
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蔑嬰丘林世莫我知
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
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
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
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
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
及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

謝不取又擇其宗
屬之吳者柔而畀
之使奉先祀

朱松 名臣錄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
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
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
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
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
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
艱服闋召對改左宣
敎郎秘書省校書郎
遷著作佐郎尚書度
支員外郎兼史館校
勘歷司勳吏部兩

君實共源洽閭閭侃侃歛衽推先氷壺秋月謂公則然
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
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
不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迎旆相遭凉秋已
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聞言反覆敎詔曰後有言
吾子勉之允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卒不失墜歸
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送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
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
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遺事

楊驤問先生言行文公先生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見朱子語類

文公先生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又曰先生氣象好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

一日發憤折節取大經諸史百氏之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處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於設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聞龜山得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厉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雖見害道取古人佩韋之意以名齋蓋在其間以自警飭吾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理之間於其發甚微而其所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

人吘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吘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扭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門法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又曰李先生不要人

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息食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絕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嘗病士溺於俗奪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昧於舍生取義之節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又言宜鑑既往之失以明人倫礪名節為先務而又傳求剛骨鯁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先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之以

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又曰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又曰先生有為只用蠱卦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見性理大全朱子語類

葉賀孫問文公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

桀危辱俵暴之侮則
廉武神光尊安而基
祚强固矣
虜使就和公乎同舍
胡銓疏曰虜之和即秦
之衛人六国不悟衛人劃
地之無厭以亡其国今
国家不悟虜使請和之
得果其禍有甚可勝言哉
而執事者方以爲吾力
梓宫母后淵聖天属之
說昔項羽置太公俎上
而约高祖以佛 矣高祖
不信其詐謀卒能感羽存
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
太公自放此可以观其
計之得失矣

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文公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見朱子語類

陳淳問延平李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文公曰只是要見氣象 見語類

廖德明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文公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又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語類

文公先生嘗謂門人曰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又曰看聖賢言語但一綽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眞意思纔著心去看便差過了多又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 又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

傳指訣見語類

陳幾叟答先生書有曰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奧乎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見豫章文集)

先生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二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延平答問後錄下同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羅仲素都是着實子細去理會

熹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那邊也去理會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

語類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未發之前却求之於已發觀延平亦教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只是見得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便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教人日用功夫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且只以程先生之說爲正

陳建學蔀通辨曰或曰豫章延平亦溺於禪而閑於佛乎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淵源未遠之說精於承傳蓋亦信其師之道所見有似於禪了然非已入於禪也即延平日亦未嘗以此廢讀書窮理之功如陸學一派只以宗禪者而以往者爲枝柏注脚以讀書窮理爲逐外爲障蔽也二者烏得同乎

出名臣錄

晦菴先生 徽国文公
字元晦 间自秭曰仲晦
世為徽人居紫陽山
下父韋齋宦游建之
政和居焉
五歲入小學誦孝經
了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
不成人又嘗指日問
於吏部曰日何所附
曰附於天又問天何附
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
詞曰云云後以元為四
德之首不敢當更
曰仲後書桃符曰

伊洛淵源續錄第三

文公先生

行狀 (一字元晦)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儒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屏山下)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午)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頴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

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
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戊辰
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
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
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
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
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
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
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
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
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

佩韋遵考訓誨不謹
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
子羽而訣於胡籍溪
劉白水劉屏山且俾
先生父事之既而稟
學於三君子屏山告
曰吾於易得入德門
所謂不遠復乃吾三
字符也白水後以女
妻焉不數年二公沒獨
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丁卯十八中
建守鄉舉考官蔡
茲曰吾取中一後生三
策皆言為朝廷措
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始冬
李延平初韋齋雅敬
延平故往事之嘗言
自見李先生為學始

甚平実迮干与友人
羅将文宗礼忘曰元
晦進等甚力求善
畏義吾亮罕有晚
得此人商量所誤甚
毖又云此人極穎悟
論雖如皆操戈入室
須是要頭体認來仍
以好說話著於羅先
生得入処後無朋友
或放倒了得集些
甚有益自見羅先
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初講冬時
頗為道理所縛今斷
能斷釋於日用処一
言下工夫若於此斷
熟則体用合矣
七月之同安有益
学室更名高士軒
而今甲凡傳所當
為皆者大書揭之

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
擧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
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
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
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
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詳言今
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
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
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

楣間眠兼各事身
辛訖生万以誠敬用
以義理皆諫而尊
疇之 紹興十八年戊
三十九年己卯以陳康伯
薦召力辭
隆興初癸未將趨召命還
延平問所宜言延平
謂今日三綱不正義
利不分故中國之道
衰而夷狄盛人皆趨
利不顧義故主勢孤
先生論三綱云云時王
之望使虜未還陽愚
退力主和近臣曾覿
龍大淵招權故奏及
之先生與魏良备悅
之初讀第一奏論致
致格物之道天顏温
粹酬酢如響讀第
二奏論復讐之義三
奏論則不復中聖語
矣

疇咨大臣摠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壯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奸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私之狀而作去之

乾道三年丁亥如湖南見南軒
南軒贈行詩曰
君侯起南服 頃登文石陛
豪氣蓋九州 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場 却來臥衡門
縮頸仍含羞 無愧白日休
尽收湖海氣 不遠關山阻
仰希洙泗游 爲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 超然會太極
心事爲綢繆 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 南山對床語
出處寧殊謀 匪爲林壑幽
白雲政在望 朝來出別語
故袂風颼颼 已危難索憂
妙質貴強矯 毫釐有不察
精微更窮搜 体用豈周流
驅車万里道 勉哉共無斁
中道可停輈 追美進前修
先生答曰
昔我抱冰炭 始知太極蘊
從君識乾坤 要妙難名論

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元隆
興徙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
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
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
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
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
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
擧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
其二言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

謂有字有迹 惟应酬酢処
謂无復何存 特達見本根
万化從此流 〔?〕遠莫禦
千聖同茲源 惕若初不煩
云何务力微 肖肖始乏達
未從物之昏 已被薰風吞
豈知一寸膠 勉哉共死敎
救此千丈渾 此語期相敦

四年編程氏遺書答者始
有定見而程子之道復明
於世
是歲建飢先生請于府貸
粟散給民免飢死社倉
法始此
六年胡銓薦以母制辭
居母喪盡礼既葬日居

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
仇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
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
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
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
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
以强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
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
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
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規事有

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乙酉)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丁亥)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己丑)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僥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是年秋內艱六年(庚寅)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辛卯)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癸巳)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甲午)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乙未)除秘書

全側旦望則啟龕几進偏家礼後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貧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論孟精義成資治綱目通鑑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古諸伎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並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月相與掇周程張子關大体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号近思錄 先生嘗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壽錢東萊至鵝湖二

陸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中二陸執以見不合而去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詩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彼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之之蘊鑰也
又謂易本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往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詩傳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乃全經而逃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作周易本義

卽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戊戌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開貧困不以爲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審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税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値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

又謂詩自毛鄭以來以小序為主其于經文如有則妄穿鑿為說先生獨經文為正而許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还其旧云

五年史告設除中都官政府謂宜如以郡除南康軍四辞六年始之任首下教三条一以後繁役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悌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秀分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享别立陶靖節刘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五吳堂復白鹿書院约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条列以示學者

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粮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録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參四郡濵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輙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若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歛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勑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

十一年还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鶩於外每誨学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方而略於其所学之謂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尽性而窮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学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吕祖儉陳言之又答陳亮書義利雙行王伯并用之說先生曰海内学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争辨道無由以明

十三年易学啓蒙成先生初作本義懼学者未明厥旨乃作啓

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七年庚子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爲苦正緣二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税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令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寛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邉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梁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揔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

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
象數既支離散漫而无
所根著其本象數者
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
免穿鑿附會故其目
以本義書原封畫明著
象考變占爲次凡掛
揲及變文盡破古今
諸儒之說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太極
又懼其失序无本乃輯
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
其本以達支
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
西銘解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
經四子書成奏以告諸
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
十二篇詩去序合
爲一篇寘諸經後春
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

陰交通貨賂其所驅侵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
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
軍實以紓民力以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以革也授將
印委制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
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
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寃閲以時竄名冗
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
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
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
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
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

一去以達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及先使之用力後及于六經其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然不先孟子而遽及中庸非入道之序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州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

恭惟道統　遠自羲軒　集厥大成　允屬元聖　述古垂訓　萬世作程　三千其徒　化若時雨　維顏曾氏　傳得其宗　逮思及輿　益以光大　自時厥後　口耳失真　千有餘年　乃曰有繼　周程授受　萬理一原　曰邵曰張　爰及司馬

其不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執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

斈雖殊轍　道則同歸　俾我後人　如夜復旦　某以凡陋　少蒙義方　中靡常師　晚逢有道　載鑽載仰　雖未有聞　賴天之靈　幸無失墜　逮茲退老　同好鼎來　落此一丘　群居伊始　探原推本　敢昧厥初　奠以告虔　尚其昭格　陟降庭止　惠我光明　傳之方來　永永無斁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瘡瘍之證醫者頗用駃藥己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

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盖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乞

之理一自然而發皆無私曲心手
聖人之應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
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謂
辛下至若工夫牢固着足
方有進步處甲子為移寢
中堂諸生復入問疾曰萬
一不諱用書儀乎先生搖
首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
參用之乃頷之意若處然
筆於極筆已不能運大頃
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
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
諸生揖退良久恬然而逝
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壓
哲人之萎豈少變哉
門人范念德同門之士祭於
至隅曰天之生斯人蓋亦不

罷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
備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
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
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
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
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
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
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
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
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
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

岳儲精孕靈及河維岳
厥維孔孫是以殊退先
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
亡維岳其頹不知何年復
此胚胎清友紛集窀穸告
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
穴一慟萬古長辞

初居崇安五夫里榜讀書
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
常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芦
峯之巔号曰雲谷其草
堂曰晦庵自号雲谷老人
亦曰晦庵因自号晦翁
晩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
号滄洲病叟最後号遯
翁

晋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
来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
冲淡之致不免於俗塵埃冗

與在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
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
而又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
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
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
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
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
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
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由到古人佳処也如選詩及
韋詩亦不可不熟觀亦須讀
語孟以培其本
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
詞賦之宗學詩者不本之此
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苦
筆以力尽力親模己文變化
學者要務不求諸己精熟
語孟求至是用工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
在焉昔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鼓聲其一声未絶此心
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
爲學須是專心致知
昔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
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
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
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

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

蠲減勸諭人户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
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豊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
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
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
者别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負時暫管
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檢並放五分以
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推行社倉條約
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
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客細鄙狹不達大體
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
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

罪也某於科举自十便
見了經初亦九有所見
而輟之也
某少時亦尋禪學先
生極言不是後來考
竟這過長得一寸那
过縮了一寸到今消
鑠無餘矣
但是以於心於性處皆
類聚看々熟久則自
見
讀書須純一某向時
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
下句才讀上章不知有
下章讀中庸則祇讀
中庸讀論語則祇讀
論語一日之間秪看一
二章將諸家說合与
不合凡讀之到冷淡

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旧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後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甚好比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処
某旧日看文字專看異同処如上蔡之說如彼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己私意去看聖賢之言如何看得出
只是不先立論且⋯句内意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

袞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盖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宜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司馬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卻不費力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讀詩先看許多註解少間卻被惑亂卻將詩諷誦四五十遍之漸漸得詩之意卻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已上功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無疑

某二十年前時得上蔡語錄

畫區處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其所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實頃科敷惟恐眞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充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

初用銀硃畫出合交
及再觀不同矣乃用粉
筆三觀則乃用墨筆
如過後則全与元看
時不全矣

讀書用工之雜某旧時
用心甚苦思量這道
理如過危木橋子五
十歲後覺得心力短
四子文字皆是五十已
前做了五十已後則長
進得甚不多

讀書會多最是大病
下梢都理會不得若
到閩時看更仔細某
為同安在客邸只借
得一冊孟子仔細讀方
見得本文

又曰某讀書今年方
無疑

州又乞依慶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此縣荒之餘猶忽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数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

又曰人治生須先理會个屋子學者不先存此心東東西西自無安着處如近日江西所説是守个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前着得心只是虛蕩地今着得湛然空明萬理在裡面前着得似一張白紙今着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於亦毋高遠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後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安者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壬寅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以旱而兩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公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

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詆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内學者

尋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淚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

戊申 周必大爲相

楊萬里薦

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撿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費發何月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

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
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
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
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
以充之而不使其以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
不使其以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
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
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
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
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

瀏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郞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郞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劾先生黨僞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郞時相竟請援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旣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殛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累亦懇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郞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

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為
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古稱難進易退之疾復為彈
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矣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
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
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
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
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
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
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龍大淵曾覿張說王抃也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

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
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
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
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
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衣糧肆行貨賂於近
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
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
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
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
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閹宂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

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
第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
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
其私邪之蔽而爲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
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
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
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
有所妨者然後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
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
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

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
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熏
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
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不能深割
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
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其爲
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
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
小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
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
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

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来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

漢書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不得以簿書句考其任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吕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

唐裴度章處厚以高禹欽忠武節度使先是擇帥悉出宦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室人倍以酬息及禹有命士大夫曰裴章作相天下無債帥矣

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折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己酉)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

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折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
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
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
新政之助會姦臣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
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
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
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
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
披肝瀝膽擿其底蘊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
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
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伏天顏亦覺非昔

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䟽雖切
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盖引以自
近守南康持淛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
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
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
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
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閣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除詔
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
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
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庚戌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
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

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
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
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變郡
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直會
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
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
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
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
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邪
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更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是
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

三年冬陸九齡卒于荊門
四年永嘉陳傅良詩云
元来徵詩說年来或子
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恩
見歐以雅頌之音銷鉦
辟悳訓詁章句付之
諸生又以二十年間見
與同志從就正間欲以云
抑之含長者前有長孟
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
如永康陳亮動數千言
更相切磋未見其益

事已無及明年二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壬子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癸丑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甲寅再辭有旨長沙巨屛得賢爲重會峒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

而今看精相考既浸失本旨　刻画太精細偏尚易矜持己甚反生老驕以此益看書不必宣要須讀見此究竟曲耳　是年陳亮卒　鳴士本傳

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敎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彛倫言頗切直會今上禪位不果上（寧宗）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
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
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擢者爲
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
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
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
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又入對
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
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
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
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

於實實之中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郡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猺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什計度脩築既對而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竊一乘時求效偷換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御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取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

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問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緋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前休及過宮日令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後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饉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葬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

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宮之禮所宜下詔自責
頻日繼往顧乃遷延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為
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
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
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
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
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
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未復申言殯宮之下不宜
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隨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
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

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宜
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劉
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
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
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
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
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
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為
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
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

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
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
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
及詳議遂用深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
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
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
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
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

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意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

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黙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議者一旦併遷僖宣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寧祖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内殿奏

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
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
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内
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
意喻廟堂而事不行經筵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
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秉之上之立丞相趙
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皇太后爲
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
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
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
侂冑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并言左右竊柄之

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
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
執奏不行明日經筵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
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
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
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
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
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
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
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
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

嘉泰遂落職罷祠棄
有足疾既又加痔漏疾
六年三月乙未夜為諸生
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
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午刻果下不能與甲子年
鳴也
本傳

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冑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
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
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
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改還職名又以疾乞休
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
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
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
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
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
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

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
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
詞有慢侮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文不以聞故復
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
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
者皆為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
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
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緄趍足步稍
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

寶慶三年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章令詔列從祀

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擯棄小人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

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證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

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潁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究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妄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

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

待素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與○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

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飮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来無不延遇稱家有無當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鄕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硏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

時若聞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攷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及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

周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踈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

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
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
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
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
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
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
下於是學者靡然何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
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
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

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

嘗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

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

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
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
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其
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晚年
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
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
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
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
嘗裒輯録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
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
其葬以附先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

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塩公事女五人壻儒林郎静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榦進士范允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銍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賣務雜買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叅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准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韶南周選亨鄭宗亮黄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鄰黄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倜洽潛濬濚㴻女七人先生没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榦在以榦從學日久得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

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續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趍聲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蠱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輙採同志之議敬

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眞談之文定之爲草藳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

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
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
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
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
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
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後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
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
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
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
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

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蔡謹書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正

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緖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佑且白宅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淸陰處竟日目不瞬飮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淸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

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幷杜子美數詩而已

景齋李氏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着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夫子之絕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道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不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

陳北溪贊
德兼純陽　篤與子真知
清白剛健　全体實踐
集伎之粹　金聲玉振
會聖之精　組古作程

王魯齋贊
龍門餘韻　理一分殊
水壺的源　析裏辟支
潮春百川　洒落荷珠
雷開萬戶　沛然發[illegible]

撰詩　魯員[illegible]建
皇天開太[illegible]　六籍亡[illegible]
庚[illegible]聖[illegible]生　千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尊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
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
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
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統也不參此者即非正統也
又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精微至廣至大至精至密[illegible]但初
學思熟讀潛心体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亦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偏觀而盡識
或輒是己見妄為訾議或剿拾成說以衒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　[illegible]

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寶謨閣學士致仕楊萬里卒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視金玉如糞土
常言人皆以饑寒爲患吾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饑不寒耳時韓侂胄用事以正心誠意之學
遂以誠名齋又得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劉元城鄒道鄉與日月爭光萬里
得此語益勵清直之操主和時計料自京迎家費貯以一篋戒家人不許市一物返里物援
後高宗配享時萬里爲秘書少監論以張浚配食上怒以爲不恭出知江東轉運常平
一切不納折俎交錢秋毫不得入爲侂胄起南園官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奴從
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慶元初與朱文公同被召文公出
萬里獨不起文公與書云更能不以乃天下之事而忘與人同憂之意毋過於優游毋太於直恩
則區區者更有望於斯世也於高蹈之志已不可遂也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某之諱舜之言不中律
高宰之語自有二聖可書不用千秋直筆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獨有一罪不赦唐突大
明月清風韓侂胄用事欲网羅四方知名士萬里不往侂胄專擅日成疾家人知侂胄用兵之
事慟哭失聲坐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擅云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書十四字落筆而逝 出宋朝史評節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三

